

フラジルの謎

# 巴西蝴蝶之謎

[日] 有栖川有栖 著 林敏生 译

03



有栖川有栖



ありすがわ ありす

ブラジル蝶の謎

# 巴西学院金 蝶 迷

[日] 有栖川有栖 著 林敏生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西蝴蝶之谜/(日)有栖川有栖著;林敏生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8

(国名系列)

ISBN 978-7-5327-6902-5

I. ①巴… II. ①有… ②林… III. ①推理小说—小说集—

日本—现代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18713号

**BURAJIRU CHOU NO NAZO**

© Alice Arisugawa 1999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图字:09-2014-264号

**巴西蝴蝶之谜**

[日]有栖川有栖 著 林敏生 译

责任编辑/赵平 装帧设计/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25 插页 2 字数 100,000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6902-5/I·4176

定价:33.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39907745

目 录

巴西蝴蝶之谜 / 1

妄想日记 / 40

是她，还是他？ / 69

钥匙 / 91

食人瀑布 / 115

蝴蝶飞舞 / 167

## 1

我和来自京都的火村英生在阪急梅田车站的宝冢线月台会合，搭乘快车前往池田。池田是终点站宝冢之前的第七个车站，位于大阪府最北端。在上方落语<sup>①</sup>“池田的买猪人”中，被描绘成偏僻之地——事实上也是如此吧，不过由于小林一三开发了阪急线铁道，目前已成为高级住宅区林立的卫星都市。此行我们并非带着礼物前往拜访大学时代的恩师，而是和往常一样，目的地是杀人事件的现场。

约莫二十分钟后，我们抵达位于能势，山峦耸峙的池田。案件现场在山腰间的宅邸。巡逻车不可能到车站来接我们，所以只好搭出租车前往。

上车后，火村念出记事本上的地址。

“电话是船曳警部打来的吗？”斜眼望着掠过眼前的街景，我问火村在电车上不知问过多少次的同一句话。

好友拂起明显少年白的前额头发回答：“不，是森下打来的。”

他说：‘这是非常符合你专精领域的奇怪状况，应该也很适合有栖川吧。’”

对身为犯罪社会学家的火村而言，其所谓的领域乃是在警方同意之下，进入实际犯罪现场参与调查，观察事件全貌。基于这种独特的研究方法，我称他是“临床犯罪学家”，对其成果抱着莫大的关心，所以经常和这次一样，借着助手的名义同行。

与任职大学副教授的他不同，所谓的推理作家乃是自由职业者，因此就算突然接到他的电话问说“要不要一起去”，我通常可以马上回答“好呀”。对此，一位熟识的编辑就常笑说“你的生活实在太多闲暇了”。

“所谓的奇怪状况是怎么回事？”

“我没问。不过最好不要像你写的小说那样，充满幻想又简单明了。”

我正想着“简单明了不好吗”之时，出租车的车速开始减缓。我望向前方，发现有好几辆旋转着红色警示灯的巡逻车并排停在马路上，所以错车相当困难。

“到这里就可以了，请让我们下车。”

火村在司机还未开口之前就匆匆付了车资。在司机眼中，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

熟识的警员像往常一样帮我们在穿梭的人群里找到森下刑事。他身上的阿玛尼西装衣摆翻飞，边说着“辛苦啦”边跑过来，怎么看都不像是大阪府警局调查一课的刑事，倒像是过气的“杰尼斯”<sup>②</sup>艺人。虽然他的外观可能会引起资深刑事的反感，可是对工作的热

---

① 相当于中国的单口相声。

② 杰尼斯事务所于1975年1月于日本正式成立，是一家著名大型艺人音乐、娱乐经纪公司。经由事务所一手栽培，许多艺人均红极一时。

诚却不会输给任何人，所以能获得大家的认同。

“你们来得可真快，现在才十点，离我打电话只过了两个小时。”

“我今天学校没授课。至于有栖，除了睡觉以外，应该不会有别的事情。”

我本想反驳自己也不是那么空闲，但是想想又作罢，毕竟杀人现场的玄关前并不适合斗嘴。

“被害者是这儿的户主？”火村望着被高耸水泥墙围住的宅邸问。

虽然是钢筋水泥建造的豪华宅邸，不过庭院却是纯日本风，还有石灯笼倒映在水面上。

“不，户主在两个星期前去世。被害者是其弟土师谷朋芳。已故的户主名叫土师谷利光，就是大型上班族融资贷款公司——波纳尔贷款的独资董事长。”

“做那种行业可以住这么大的房子？”

波纳尔贷款的规模虽然还没大到足以在电视上大打广告，却是在各地车站都能见到大幅广告招牌的公司，我还曾经纳闷地想：怎么会有这种名称如同面包店或法国餐厅的高利贷公司？当然，也听过有关土师谷利光董事长的一些传闻。

“我曾经在周刊杂志上读过关于已故的土师谷董事长的事，他应该用相当强硬手段赢得巨富的人吧？”

森下颌首，“是的，我也读过有关他在风月场出手阔绰之类的传闻。他催收债款的手段以严酷出名，所以这栋宅邸或许是建筑在许多人的眼泪和怨恨之上吧。”

这又是相当强烈的表现！

“被杀害的弟弟也是经营融资贷款吗？”火村眺望着庭院问。

“不，不是的。不仅如此，被害者的人生观与其兄完全不同，两人已将近二十年没有往来。土师谷朋芳这个人的性情似乎挺与众不同，几乎可说是离群索居，兄弟俩的生活方式呈现明显对比。”

“这么说，他并非像他哥哥那样会遭人憎恨？”

“可以说他既没敌人也无朋友。虽然远离尘世，却不是在深山中结庐而居，乃是独自住在偏远的离岛上。”

“一个人住在偏远的离岛？是无人岛吗？”火村转头面对森下。

“在濑户内海的无人岛住了十九年。虽然离香川县的直岛很近，却是个孤绝的海岛，岛上什么东西也没有。”

“十九年都在偏远的离岛，那他靠什么生活？”我提出当然的疑问。

刑事本来想回答，却又中途停下，“详细情形我稍后再作说明。首先请你们和警部见面，看过现场再说，因为现场相当不寻常。”

我们跟着他进入土师谷宅邸。从脚底下的地毯到头顶上的美术灯，全都是价值昂贵之物，但是很难说具有什么高级品味，因为尽是一些强烈个性化的家具和摆设，仿佛那些东西本身的自我主张在这宅邸中到处呈现。在这样的走廊上和几位办案人员擦身而过地往里面走，来到尽头，见到了船曳警部圆胖的身影。

“辛苦你们啦！我特地为教授保存了艺术化的现场。”警部以双手抓住圆凸肚子上呈拱门状吊带的招牌姿势迎接我们。

闪闪发亮的秃头和肥胖身材，以及吊带这三种组合，感觉上酷似传统黑社会电影中的流氓头子，不过，部下们偷偷替他取的绰号却是“海和尚”。



“又麻烦你了。对了，刚刚听到你令人充分产生联想的话，命案现场究竟是什么样的奇怪状况？又是如何艺术化？”火村问。

警部苦笑，“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在说明事件梗概之前，还是先看看现场吧！然后再请你们到另外一个房间会同相关人员听取说明。我这就带你们过去，现场是面朝最里侧庭院的起居室，应该也可以称之为陈列室。”

一听是陈列室，感觉上应该陈列摆设着什么东西。但是警部并未多做说明，转身开始缓步往前走。火村和我居中，森下跟在后面。

“这栋宅邸是波纳尔贷款董事长土师谷利光所有，但是他在两个星期前的三月十九日因为肺功能不全而病逝。虽然金钱运势一流，不过很遗憾，家庭方面的运势就差多了，前妻和两个儿子都比他先亡故，尽管不乏爱人陪伴，但身边终究缺乏能真心信任之人。”警部并未转身，独白似的喃喃自语，声音带着凄凉。

“这么说来，他是独居在这么广阔的宅邸内？”我问。

“大约一年前还与不到三十岁的续弦妻子一起住在这里，不过今年初两人因故分居。续弦妻子名叫做西岛沙也夏，原是他公司的职员，目前已搬出宅邸，感觉上与离婚没两样，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来，彼此的婚姻关系犹未结束，两人之间也未育有子女。”

“分居的原因呢？”火村问。

“好像双方都有问题。她认为丈夫喜欢拈花惹草，丈夫则明显对新婚妻子不满。”

我想起曾在杂志上见到土师谷利光的照片，他是一个将抹得油亮的花白头发全往脑后梳的驼背男人，容貌也称不上是美男子，不过皱巴巴的笑脸相当给人以好感，应该能算是所谓艳福不

浅之人吧！

“他拥有我所缺乏的一切东西呢！”

“有栖川先生，你真的这样认为吗？但是，无法找到能够填补心灵空虚的对象，他一定觉得很寂寞吧！这种寂寞绝非金钱所能弥补，你应该没什么好羡慕才是。”

“是的……”

“必须与降临在家人身上的不幸命运对抗，更要和商场上的敌人钩心斗角，当感到疲累时，唯一足以慰藉的嗜好只有一种，那就是装饰于问题房间内的东西……就是这里。”警部在麦芽色的房门前停下脚步。

门内就是被称为陈列室的起居室，似乎也就是命案现场。

“尸体已搬移出去……请进。”

警部推开房门后靠向一边，作势邀请我们。

火村先进入，我紧跟在他背后。

“这是……”我情不自禁惊呼出声。

身旁的火村也和我同样抬头望着天花板发愣。那是稍微泛白的天花板，上面有各种颜色的展翅蝴蝶——整个天花板都是，应该有好几十只蝴蝶！

## 2

每只蝴蝶的翅膀大小都有五至十厘米左右，色彩也是带着光泽的蓝和绿、黄和深蓝、橙和深蓝、红和深蓝、蓝和黑褐等好几种组合，有些更在两枚重叠的下翅——应该称为后翅吧——出现眼球般的花纹，看起来似乎是集中于某种蝶系的搜集。当然，对于只能区别纹白蝶和扬羽蝶的我来说，不可能知道其名称。

由于是草率地钉上，一瞬间还令人以为是活生生的蝴蝶停在

天花板上歇息。我仔细地计算，总共是二十七只。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只能目瞪口呆。

“吓了一跳吧！”船曳的声音在背后响起。感觉上仿佛以我们的惊愕为乐。

“我第一次见识到这种情况。”火村回答，“的确是可以称之为艺术化的景象，而且都是非常漂亮的蝴蝶。”

“能让已故土师谷董事长获得心灵慰藉的就是蝴蝶。搜集蝴蝶是他的兴趣和嗜好。沙也夏夫人也说，偶尔早归，他就会坐在那边的沙发上喝着酒欣赏标本。”

我的视线终于从天花板移开，环视室内。进入此处之前，我一直想象着，既然是陈列室，应该是堆放书画古董，搞不好还挂满盔甲之类的房间。但事实上却出乎意料，房内空荡荡的，也无所谓的陈列柜，只在三边墙上挂满展翅的美丽蝴蝶标本框，算算，总共是九幅。

从房门对面的大型窗户可以见到亮着常明灯的后面庭院。窗户前方的地板上掉落三幅空了的标本框，里面的蝴蝶标本很可能被人移至天花板。

“标本框里的蝴蝶被取出，钉在天花板。”船曳说，“是谁、为了何种目的这么做？目前不明。至昨夜十点为止仍在这儿的客人们，十分确定当时并无这种情形。”

天花板似乎是很薄的三夹板，不需特别工具也能利用图钉钉上标本。最初见到时，感觉上好像相当麻烦，但实际上并非很费工夫的作业，只要是身材高大的男性，挺直腰杆应该都可以做到，如果以沙发或窗边的椅子为垫脚台，就算是女性也可以完成。估计全程大约只需五分钟，即使利用垫脚台，顶多十五分钟内就能完成。

“认为是凶手所为应该很自然吧？”火村一面戴上黑丝手套，一面问。

警部颌首，“以常识来说应是如此，但遂行杀人后为何还要做这种事的疑点？总不可能是为了想把现场装饰得更漂亮吧？更不可能是为了向死者致哀。”

“我觉得仿佛被凶手嘲笑一般。”森下说出自己的感想。

“即使这样，没想到这位手段强硬的董事长居然会搜集这么可爱的东西哩！”火村靠近较近的墙壁，脸几乎紧贴着标本仔细端详。

平常饱受压力进行激烈竞争，在反作用力之下，土师谷或许是被诱发童心而热衷于这样的搜集。不，其实没有必要特地寻找理由，在外面被别人视为可怕的男人，回到自己的房间后欢喜地把玩铁道模型，或是手拿镊子整理邮票的例子岂非到处可见？

“是纯粹因兴趣而搜集的吗？没有投机的价值吧？”火村一面问，一面轮流看着蝴蝶标本框。

“好像是。”警部回答，“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形，稍后请你询问相关人员。搜购这里的标本似乎花了大把的钱，不过若换算现金，顶多也只是数百万日元。对土师谷董事长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吧！至于这些蝴蝶标本，我也请教过昆虫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详细情形稍后再做确认。”

“尸体的情形如何？”火村双手插在夹克口袋，视线移开标本，望着警部。

警部从怀中掏出几张现场照片递给火村。

我也在一旁看着，尸体出血状况极其微量，并不是过于刺眼的照片。

“右侧头部受钝器殴打，横倒在沙发后面。身上并无与凶手

格斗所造成的伤痕，室内摆设也只有沙发和桌子的位置稍微偏移，很可能是被人自背后偷袭——换句话说，熟人行凶的嫌疑很大。”

“你说熟人行凶岂非很奇怪？”我说，“被害者不是独自在离岛生活了十九年吗？”

“没错。所以嫌疑犯有限，只有四人。”警部接过火村递回的照片放入口袋，随后打开记事本。“首先是刚刚提及的沙也夏夫人，接着是她哥哥西岛咏一，土师谷董事长的老朋友、同时也是其参谋的尾藤宽，最后则是法律顾问川边延雄律师。”

夫人、她的哥哥、参谋、律师，只听一遍记不住姓名，所以我只在脑海里记住其身份。

“四个人皆在隔壁房间，你可以直接问话。尾藤宽虽然曾返回附近的自宅一趟，不过刚刚又回来了。”在火村尚未问及之前，森下已经主动说明。

“没有翻找搜寻过的痕迹吗？”

火村终于停止鉴赏蝴蝶，开始检查放置标示陈尸位置的牌子四周，然后面向沙发和桌子，以神经质的眼神注视着，似乎在脑海里构置着彼此间的相互位置关系。

工作热心的森下好像也随着火村的视线逐一细看。

“没有。也无伪装成强盗杀人的迹象。”

“像这么大的宅邸，而且户主又有不少仇敌，应该要有预防犯罪之类的设施会好一些吧？”

“是有和安保公司联机的警报装置，不过并未激活，凶手可能是被害者邀请进来的。最遗憾的是土师谷董事长竟然没有装设监视器，可以说是太夸张了点。”

安保公司没有接获异常信息很可能是凶手突然采取行动，不

过也可能是久居离岛的被害人不知道激活保全系统的方法，而凶手早就看穿了这点。

“行凶时刻是昨夜？”犯罪学家在房内踱步问道。

“是的，尸体是昨天四月二日晚上十一点二十分被发现。被害人直到十一点十二分为止似乎还活着。”

“晚上十一点十二分？真是精准的推定。”我问。

警部用合起的记事本一角搔着下巴的垂肉，“当然，只凭验尸是做不到的，这是根据关系人们的证词所断定的时间。事实上，被害者在十一点十二分曾打电话给尾藤宽，那时似是刚受到凶手袭击之后。”

火村听了也忍不住回头，“电话确实是被害人打的？”

“从当时情况判断，应该不会有错。尾藤接到电话后大惊失色，马上和沙也夏夫人及川边延雄一起赶到这里，却只见到土师谷朋芳的尸体。”

“特别找了所有人才赶过来吗？”火村问出我心中同样不能释然之语。

“川边和尾藤两个人就住在附近，夫人则借住在尾藤家，并非刻意约齐后才赶过来。”

“原来如此。最后打电话的时间是十一点十二分？”

“不错。”

“被害者在打给尾藤的电话中没有提及自己发生什么事吗？”

“依尾藤的说法，他完全未提及受到袭击之类的事。关于这方面，我会再仔细讯问。”

“对于关系人的讯问，你准备约齐所有人之后同时进行？”

“我是这么打算。如果这里看得差不多的话，我们应该开始进行了。”

火村脱下手套，“这里等事后再看也无所谓，还是先听听关系人的说词吧！”

“好呀！有栖川先生也没问题？”

当然，名义上的助手不可能有什么异议，于是众人一同前往关系人等候的房间。

所谓另外的房间只是和起居室隔一道墙的饭厅。可能是出于已故董事长的主意吧，饭厅与起居室并无通道相接，必须先到走廊后再进入。

推开房门，桌前围坐了四位男女，仿佛正在等待开饭似的。

“那两个人是谁？看起来不像警方的人。”身穿深蓝色三件式西装、身材瘦削的男人带着责怪语气质问船曳警部。

“这两位分别是英都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火村先生和他的助手有栖川先生，大阪府警局总部邀请他们协助调查。”

“这是怎么回事？”擦着鲜红唇膏的女人抱怨似的朝坐在身旁、脸孔有如木屐般方形的男人说。他们可能就是夫人沙也夏和咏一兄妹吧！

“川边律师，这种事情是否经常会出现？”戴着淡蓝色镜片眼镜的年长男人问身穿三件式西装的男人。

这表示戴眼镜的男人应该就是贷款公司的尾藤宽。

川边律师没有回答，只是低声说着：“犯罪学家火村……嗯，是曾经听过。”

尽管火村教授一直都是低调行事，但消息好像已经泄漏出去。不过，律师的喃喃自语好似未传入火村耳里，他仍是一脸淡漠的表情。

“我帮教授介绍一下各位吧！这位是川边律师，然后是……”警部同样若无其事地介绍了在座四人。

分居中的土师谷之妻沙也夏目前住在大阪市内的公寓；哥哥咏一任职的纤维批发公司已倒闭，目前失业中；尾藤宽则是波纳尔贷款公司的副董事长，负责总务和营业两个部门。

“能请各位再叙述一遍昨夜的情形吗？包括土师谷朋芳先生来到这里的经过。我看，从川边律师开始好了。”警部指名。

律师轻咳一声说：“没问题，由我先来。”

他的视线警戒似的偷瞄火村一眼。

### 3

依照川边延雄的供述，昨天一整天直到发现土师谷朋芳尸体为止的情形如下：他首先从土师谷兄弟断绝关系的始末开始说明。

### ※

年龄差一岁的利光和朋芳似乎以前就合不来。不仅因为利光为人现实，一心一意想出人头地，而朋芳却有如孩童般喜欢幻想，个性也很内向，甚至可说两人对彼此的人生态度有着深刻的厌恶感。两人都曾遭受过挫折，后来哥哥进入大阪的信用合作金库，弟弟则辗转待过多家公司，悠闲地度过二十几岁这段岁月。两人三十多岁时，双亲因意外同时过世，两人均获得巨额保险理赔、抚恤金，以及大笔遗产。经此转机，利光兼管弟弟应得的部分，并以此为资金创立了一家小规模的融资贷款公司，充分发挥其才华，很快就扩大规模，并吸收同行的尾藤当得力助手。

另一方面，朋芳仍旧过着没有固定职业的随性生活。如果没有发生朋芳学生时代的朋友因为还不出贷款而自杀的事情，彼此之间应该会像这样继续下去，不去干涉对方吧！



朋芳认定朋友的死亡完全是兄长的责任，因此和利光发生激烈冲突，盛怒之下取回自己当初应得的金额，下定决心，不只是对自己兄长，甚至弃绝这个充斥着与其大同小异者的社会，出家似的迁居无人离岛。唯一兴趣是海钓的他，似乎很早就注意到这座位于濑户内海的小岛。这座岛屿本来有十几户住家，不过后来都因为个别理由而离开，从十年前开始，岛上只剩下他独自一人。

厌弃浮华尘世的心情谁都能了解，可是朋芳彻底弃绝的态度却令人震惊。对此，利光告诉尾藤，弟弟是因为遭迷恋的女人背弃而心灰意冷，但是事实如何却无人明白。

朋芳在岛上仍有住户时，曾与邻近的岛民到冈山和高松出游，不过自从剩下独自一人后，依他本人说法，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岛屿，因为他完全不会怀念这个尘世，也不想看到俗世之人。换做别人，当所有邻居都离开后，多少也会感到寂寞，可是朋芳完全不会。从这点来看，他或许可说是个相当与众不同的怪人吧！

话虽如此，他并不像鲁宾逊在遇到“星期五”之前完全与世隔绝。他每星期都会要求穿梭周边各岛屿的定期船只靠岸，采购必要物资，家中也装设了电话，以便一旦有生病或受伤之类的急事，随时能对外求助。

像他这样的人，如果不是利光突然死亡，很可能几十年都不会离开岛屿吧！而且，若是和兄长持续强烈不合，就算兄长留下公司而死，他应该也不会理睬吧！之所以会改变心意，完全是因为他在利光死后两天接获利光所写、反省并懊悔自己往昔生活方式的一封信。在这封预期自己将死而在病床上所写的信中，还包括对朋芳朋友的忏悔，也因此朋芳才会接受兄长提出的“希望彼